



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分析

COGNITIVE-SEMANTIC COMBINATION MODEL ANALYSIS OF CHINESE “SOFT” GROUP TACTILE ADJECTIVES

付尧

FU YAO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fy636119@gmail.com

肖瑜

XIAO YU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xiaoyu19782001@sohu.com

Received: 11 October 2023 / Revised: 11 December 2023 / Accepted: 12 December 2023

摘要

触觉是人类重要的感官之一，触觉形容词记录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也是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认知语义的角度对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进行分析，通过认知层级的划分来探讨该组词语的语义特征和具体使用情况以及认知语义组合模型的变化情况，进而指出“柔”组触觉形容词在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和不同类型时，其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呈现四种不同情况。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及相关词汇教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触觉形容词；柔；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ABSTRACT

Tou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human senses. Tactile adjectives record people's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are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inese “soft” group of tactile adj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emantics.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evels, it explores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usage of this group of word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ognitive-semantic combination model,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soft” The cognitive-semantic combination model of the group of tactile adjectives presents four different situations when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the word-forming elements ar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types. This study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ft” group tactile adjectives and related vocabulary teaching.

Keywords: Tactile adjective, Soft, Cognitive-semantic combination model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触觉是一种人类感官功能，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触觉词记录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也是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触觉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相比视觉、听觉等其他感官词，却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触觉词的研究常涉及到多学科领域，如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所以学界对触觉词的界定尚未有统一的说法，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均有自己的界定。触觉形容词是触觉词系统中数量较多，使用较广，意义较丰富的一类。尤其是其语义的丰富性，且存在隐喻、转喻等复杂现象，这些特征都是汉语二语习得的困难之处。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整理发现，触觉形容词单项的已有研究成果较少，有些在感官词或触觉词整体的相关研究中略有涉及。对于触觉形容词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本体研究，即对其词义发展演变的规律和隐喻及映射角度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而从认知语义的角度以及汉语学习者习得触觉类形容词角度的研究则少有涉及。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通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分析探讨触觉形容词的语义内涵。“柔”组触觉形容词不仅可以描述物体表面特征，还多用于表达情感和抽象概念。以“柔”组触觉形容词为切入点，可以揭示触觉形容词在汉语中的多层次含义，从而更好地理解人们对于触觉感知的表达。

二、研究范围、主要内容、目的、方法和创新性

(一) 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

本文以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为研究对象，结合语料库中词语的使用情况，选取了“柔”组

的 19 个词语，即“柔、柔和、柔滑、柔美、柔媚、柔嫩、柔韧、柔润、柔弱、柔顺、柔婉、柔细、柔性、娇柔、轻柔、纤柔、阴柔、温柔、优柔”。以认知语义的角度，分别从“柔”单独使用以及作为语素成词这两种情况对“柔”组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进行分析和归纳。

根据由具体感知到抽象概念，由主观体验到意识加工的认知过程，本文将“柔”组触觉形容词进行以下层级划分，第一层为基础感官知觉层，第二层为心理感知层，第三层为心理评价层，第四层为抽象概念层。这些层级将感官知觉、情绪情感、评价和抽象概念按照认知的复杂程度进行了层级划分，但各个层级并非为认知发生的先后顺序，层级之间也非严格分隔开来，而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的认知活动是复杂而综合的，不同层级的过程常常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体的心理体验和外显表现。

当我们认识或理解某种概念时，常常借助隐喻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将一个已知概念和另一个新概念进行联系，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表达新概念。已知概念和新概念对应所谓的源域和目标域，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在隐喻映射过程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这些共同点将具体可理解的源域的特征属性应用于目标域之中，从而帮助理解和表达目标概念。转喻是通过一个相关的事物或概念来代替另一个事物或概念以引起联想，常基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或包含关系。触觉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基础感官知觉，在语言和思维中常作为隐喻映射的源域，用于理解和表达其他非触觉领域的概念或更为抽象的概念。比如将“柔软”的触觉感受用于描述听觉感受，可以说一个人的声音很柔软。触觉感受也常指事物的某种特性，故亦可用于特征指代原型的转喻。将触觉感受的特征用于其他领域，可以丰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帮助我们用更具体更直观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概念。

根据所选取的“柔”组词语，按照下表 1 列出的认知层级标准，对词语进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标注。其中基础感官知觉又分小类，即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触觉感知细分为触觉-皮肤类、触觉-触碰类和触觉-肌肉类，视觉感知细分为视觉-光线颜色类、视觉-维度类和视觉-其他类^[1]，其余类型不做细分。

表 1：认知层级分类

第一层	基础感官知觉	触觉	皮肤类（如：温度、压力）
			触碰类（如：物体的质地）
			肌肉类（如：肌肉酸痛感）
		视觉	光线颜色（如：微弱光线的“幽幽”）
			维度（如：从下到上距离的“高”）
			其他（如：形体匀称）
		听觉	如：声音、语气
		味觉	如：味道
		嗅觉	如：气味

[1]赵青青，黄居仁. 现代汉语通感隐喻的映射模型与制约机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1）：47



第二层	心理感知	如：情感、情绪
第三层	心理评价	如：人物性格、物体特征、作品风格等
第四层	抽象概念	如：对思想观念、社会价值、政策法规等的高度概括

在具体语料分析中，当词语出现不只一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时，按照语义表达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此外，在所选词语修饰动作场景时，还参考了“视角”的角度进行分类。当所修饰的动作系有接触义动作时，若为当事人视角，则该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划为“触觉”类；若为旁观者视角，则该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划为“视觉+触觉”类。当所修饰的动作系无接触义动作^[2]时，若为旁观者视角，则该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划为“视觉”类；目前在自建语料库中尚未发现当事人视角的情况。例如：

- 她给他一个轻柔的亲吻后迅速离开。（[视觉-其他+触觉-触碰]）
- 他没说话，只是温柔地握着我的手。（[触觉-触碰]）
-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法师轻柔地走着，仿佛不愿意吵醒怀中沉睡的孩子……（[视觉-其他]）

在例 a 中，“亲吻”为有接触义动作，且该句从旁观者视角进行描述，所以句中的“轻柔”有“视觉-其他”和“触觉-触碰”两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例 b 的“握”也是有接触义的动作，但该句为当事人视角，所以句中“温柔”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划作“触觉-触碰”类。例 c 从旁观者视角进行描述，动作“走”是“老法师”的行为，也未对句中的“他”产生影响，所以句中“轻柔”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应为“视觉-其他”类。

为探究词语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在实际使用时的变化情况，依据《汉语大词典》《汉字源流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所选词语的构词语素本义进行了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标注。考察词语在具体语料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分布情况。其中当该词出现某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时进行标注，未出现时不做标注。词语出现不只一种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时，标注出其所出现的复合类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二）研究目的

笔者通过对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进行分析，探究“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细化其语义特征，从而深入理解“柔”组触觉形容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情况和表达效果，以帮助汉语二语学习者在现实交际中更好地使用“柔”组触觉形容词。另外，也可作为汉语教学提供基础和参考。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2] 此处的“无接触义动作”指不对其他当事者产生影响的动作行为。

1. 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法

本文借助《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形容词分类词典》等工具书搜集汉语“柔”组触觉形容词。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对该类词语进行语料搜索、整理并进行分析。

2. 语料库研究方法

基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通过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取现代汉语中“柔”的 3000 条语料，进而构建出用于本文研究的语料库，语料内容覆盖包括书面文本、口语文本、网络文本等不同领域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语料库进行标注，提取所需的“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信息。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以揭示研究对象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分布情况。

（四）研究创新性

汉语触觉形容词在本体研究的方面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本体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词义演变规律、句法结构、隐喻模式、隐喻投射范围等方面。结合触觉形容词特点，并从认知语义角度的研究少有涉及。因此，本文的新颖之处主要是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认知语义角度将汉语“柔”组触觉类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进行系统地分类，对其语义特征、使用情况等方面做具体阐述，并归纳出“柔”组触觉形容词在具体使用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以期为汉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路。

三、研究综述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汉语“软/硬”类形容词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有对单个词及该类词的研究，还有对于二者不对称现象的研究等。从汉外对比角度，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触觉形容词对比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一）汉语中“软”及“软”类词语的研究

门玮（2005）从词义、用法、语法意义层面对形容词“软”及“软”组成的词语进行分析，阐述了“软”类词语在语义上存在扩散现象，并提出“软”可增加表示在程度上对事物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的义项。胡孜娴（2018）发现“软”的语素意义在逐渐扩大和转移，根据“软”的构词特征提出“软”已经发展成为类前缀，并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指出由于词义的民族性和在语言接触中语素的融合造成了“软”语素义的变化。郑莉娟（2019）则结合大量历时语料，从历时演变角度考察了表示“柔软”概念的近义词“软”和“柔”在使用范围、使用频率、语法功能等方面的差异。

（二）对称与不对称现象研究

岳秀文（2013）从“软”、“硬”所构成的三字组格式角度进行研究，理清了其中的界限，并说明了三字词中“软”和“硬”的性质不同。汤卉（2014）主要侧重于应用认知角度的隐喻机制对“软、硬”的一词多义现象分析，并探讨各义项之间的联系，揭示其本义与各引申义之间的隐喻关系。胡孜娴（2015）表示在义项和构词方面，反义词“软”和“硬”呈现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从标记理论出发，对比了二者在使用频率和分布范围上的差别，指出语言中的有无标记是发展变化的。李梦璐（2015）以标记理论为基础，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和隐喻理论，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对二者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作系统阐述和研究，并分析产生不对称现象的缘由。徐时仪（2016）则针对反义聚合的词义演变进行探讨研究，分析了“软、硬”反义类聚中各词语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类聚中各词语的历时发展和使用情况。

（三）汉外对比研究

从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角度，主要有汉英、汉俄、汉韩、汉日、汉越等触觉类形容词对比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从词义演变规律、句法结构、隐喻模式、隐喻投射范围等方面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并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

1. 汉语和英语对比

彭懿（2010）以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和理想认知模式理论为基础，对英汉触觉形容词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其语义进行比较研究。文阳（2013）以汉语和英语中触觉形容词“冷”“热”“软”“硬”为研究对象，归纳出汉英触觉形容词词义衍生特点基本一致，触觉形容词可以引申到心理现象，由具体域映射到抽象域，由最初的生理意义衍生出心理和情感意义，并指出此现象是人类思维方式由具体到抽象的体现。陆佳莹（2019）对比分析了汉语和英语中的四组触感形容词“软”“硬”“热”“冷”。以范畴化理论、原型效应理论以及隐喻模式展开研究，归纳出范畴扩展的途径，并分析了范畴扩展动因和机制。

2. 汉语和俄语对比

杨仕章（1998）从“通感”角度出发，探讨它对俄语中感觉形容词词义演变的影响，分析词义演变的规律。董杨磊（2020）从词汇层面对比分析俄语和汉语触觉形容词概念化的机制，指出词汇层面触觉形容词概念化的主要方式是范畴化和概念隐喻，以两种语言中触觉形容词“软”“硬”“轻”“重”为研究对象，分析俄汉语触觉形容词概念化机制的共性、差异及原因。

3. 汉语和韩语对比

朴贤淑（2008）以汉韩语触觉形容词为研究对象，从语义和句法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表面触觉、温度触觉和痛觉三个方面对比了汉韩语触觉形容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异同。宋艳花（2009）从共时角度对汉语的肤感形容词和韩语的表面触觉形容词词语的构成特点、句法功能和语

义进行对比研究。在通感投射方面，汉韩触觉形容词呈现出不对称现象。赵莹（2016）以汉语和韩语的触觉形容词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汉韩语触觉形容词在定义、分类、语义和句法结构方面的异同点。

4. 汉语和日语对比

尚榕（2007）以“五感”形容词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汉语和日语中五感词的共感觉比喻现象。楚焕焕（2010）详细分析了汉语和日语共感觉比喻现象。张晓琳（2011）探究汉日语触觉形容词比喻表达的差异，总结两种语言中触觉形容词的隐喻转用特点的异同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5. 汉语和越南语对比

范氏秋红（2017）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比了汉语和越南语中基本触觉词的通感隐喻认知的异同。总结了二者通感隐喻情况。对比分析了汉语和越南语中低级感官感觉的触觉词和味觉词的语义及其认知，将低感词放在“词族”“义族”系统进行考察，且对二者的情感隐喻和通感隐喻进行对比分析。

近年来，汉语触觉形容词的本体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汉语触觉形容词词义的发展规律、衍生特点及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还有涉及触觉形容词的模糊性及语用功能方面的分析研究。此外，在汉外触觉形容词对比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已有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在以往研究中，涉及到从认知语义角度对汉语单类触觉形容词进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分析的还鲜有涉及。

四、研究结果

通过对语料库中“柔”语料的整理，本文从词语构词语素本义的搭配情况看，分两个方面对其认知语义组合模型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探究其变化情况。一是词语中各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此处不考虑触觉和视觉小类的区分），如“轻柔”一词中语素搭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为“触觉-皮肤+触觉-触碰”类。二是词语中各构词语素为不同类型，如“柔美”和“柔顺”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分别为“触觉-触碰+视觉-其他”类和“触觉-触碰+心理评价”类。

（一）构词语素为相同类型时

根据语料整理统计，包含“柔”单独使用的情况，在 19 个“柔”组词中，有 7 个词的构词语素为相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由于“柔”本义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属于触觉感知类，所以构词语素为相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的 7 个词本义都属于触觉感知类。从其在具体语境中表达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来看，可分为用于描述其他基础感官知觉、非基础感官知觉以及基础感官知觉兼非基础感官知觉三种情况。

1. 用于描述其他基础感官知觉

除触觉感官知觉外，其他基础感官知觉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在现代汉语中，本义为触觉类的 7 个“柔”组词首先均可用于描述触觉感知，其次，可用于描述听觉和视觉的有 6 个，即“柔、柔韧、柔润、柔弱、轻柔、温柔”；嗅觉的有 1 个，即“柔”；没有描述味觉的。此外，还存在描述复合型基础感官知觉的情况，这类词语有 3 个，即“柔、轻柔、温柔”，可用来描述“触觉+视觉”的复合类型。

本义为触觉类的“柔”组词中，可用于描述听觉的情况最为多见，有 398 例；其次是视觉，有 220 例；描述“视觉+触觉”复合基础感官知觉类型的有 55 例；描述嗅觉的仅有 1 例；未发现有描述味觉的情况。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如：

(1) 他柔声道：“我想他一定是个很不平凡的人。”（[触觉-触碰]→[听觉]）

(2) 屋里的灯光更温柔，锦帐低垂，珠帘摇曳，看来竟真有几份像是洞房的光景。（[触觉-皮肤+触觉-触碰]→[视觉-光线颜色]）

(3) 几个角抛出极柔润的线条，在月光里晕染出一抹抹红，漫向无边的空明。（[触觉-触碰+触觉-皮肤]→[视觉-其他]）

(4) 有一个门被打开了，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触觉-触碰]→[嗅觉]）

(5) 他疲倦地点点头，然后他伸出手将她拉近，轻柔地抚摸着她的秀发。（[触觉-皮肤+触觉-触碰]→[触觉-触碰+视觉-其他]）

例（1）中的“柔”用来形容声音，是从触觉感知域映射到听觉感知域。例（2）的“温柔”用来修饰灯光的光线，从触觉感知域映射到视觉感知域。例（3）的“柔润”修饰线条曲线，也映射到了视觉感知域。例（4）中，当描述酒具有“柔”的性质时，指的是通过嗅觉感知到的特定气味和香气的柔和性质。“柔”可以用来形容酒气的柔和、温和、细腻的感觉，它可以与酒的香气特征相联系。这种感受是通过嗅觉系统感知到酒所释放的气味，所以是由触觉感知域到嗅觉感知域的映射。例（5）的语境为旁观者视角的叙述，“轻柔”修饰“抚摸”这个有接触义的动作，所以是从触觉感知域映射到“触觉+视觉”感知域的复合类型。

2. 用于描述非基础感官知觉

非基础感官知觉包括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在本义为触觉类的 7 个“柔”组词中，可用于描述心理感知的有 4 个，即“柔、柔弱、轻柔、温柔”；心理评价的有 6 个，即“柔、柔韧、柔润、柔弱、轻柔、温柔”；抽象概念的有 3 个，即“柔、柔弱、温柔”。此外，还存在描述复合型非基础感官知觉的情况，这类词语有 3 个，即“柔弱、轻柔、温柔”，可用来描述“心理感知+心理评价”的复合类型。

本义为触觉类的“柔”组词中，可用于描述心理评价的最多，有 433 例；其次是心理感知，有 40 例；最少的是抽象概念，有 12 例；描述“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复合类型的有 17 例。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如：

(6) 那种爱情是温柔缱绻的，含蓄隽永的……〔触觉-皮肤+触觉-触碰〕→〔心理感知〕

(7) 张无忌心下恼怒，暗想这丁敏君乃峨嵋派中最为刁钻刻薄之人，周芷若柔弱仁懦，万不是她的对手。〔触觉-触碰+触觉-触碰〕→〔心理评价〕

(8) 它还阐述静功内养及保健之法，其要旨为：乐和阴阳、守柔不争、安贫无忧、慎用饮食、勿犯风寒、清静存神和内视守一。〔触觉-触碰〕→〔抽象概念〕

(9) 情是飘浮的白云，纯洁轻柔，袅娜多姿，但其天性善变，对此只能不断调适。〔触觉-皮肤+触觉-触碰〕→〔心理感知+心理评价〕

例(6)用“温柔”形容爱情，属于由触觉感受映射到心理感知中的情感域。其实，“温柔”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也并非表示各个语素义之间的简单叠加，其语义发展也逐渐脱离具体的触觉感受而走向抽象，渐渐由一种柔软、舒适的触觉联想，到用于描述人的性格、态度或行为等特质。例(7)的“柔弱”用来形容周芷若的性格，是对人物性格特质的评价，属于心理评价域。例(8)中的“柔”体现的是道家思想精华中的一个观点，属于抽象概念域。在例(9)中，将白云的特征用于形容情感，把白云“轻柔”的特质映射到抽象的情感之中，并对其进行评价加工，所以此处为“心理感知+心理评价”的复合类型。

3. 用于描述基础感官知觉+非基础感官知觉

“基础感官知觉+非基础感官知觉”属于复合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包括“触觉+心理评价”、“视觉+心理评价”和“听觉+心理评价”三种。其中，在本义为触觉类的7个“柔”组词中，可用于描述“触觉+心理评价”的有5个，即“柔、柔韧、柔弱、轻柔、温柔”，共53例；用于描述“视觉+心理评价”的有4个，即“柔、柔弱、轻柔、温柔”，共47例；用于描述“听觉+心理评价”的有2个，即“柔、轻柔”，共11例。具体情况如下所示，如：

(10) 是她们，用爱心鼓舞着征战将士的勇气；是她们，用柔肩担起了抗洪抢险“半边天”。〔触觉-触碰〕→〔触觉-触碰+心理评价〕

(11) 大漠里白天被风堆积起的沙丘，在温柔的夜色中不甘寂寞地回落着……〔触觉-皮肤+触觉-触碰〕→〔视觉-光线颜色+心理评价〕

(12) 纸上隐隐还溅着几滴血迹，上写“庚申年二月初五丑时女”十一字，笔致柔弱，似是出于女子之手，书法可算十分拙劣，此外更无别物。〔触觉-触碰+触觉-触碰〕→〔视觉-其他+心理评价〕

(13) 常香玉的唱腔热情奔放，充满激情，有刚有柔，挥洒自如……〔触觉-触碰〕→〔听觉+心理评价〕

例(10)中的“柔”指柔软的、柔软之义，“柔肩”作为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与女性的形象和特征有关，这里代指女性整体，属于转喻用法。“柔”对其进行修饰和描述，所以此处应为“触觉+心理评价”类。例(11)(12)中词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均为“视觉+心理评价”。例(11)用“温柔”形容夜色，首先是一种视觉感受，而夜色的“温柔、不甘寂寞”为对其特征的描述和评

价。例(12)的“柔弱”用来形容书写笔迹的风格,字迹如何自是先看到又加以评价的,所以也归为“视觉+心理评价”类。例(13)的“柔”用于描述唱腔,并对其风格特点进行概括,属于“听觉+心理评价”类。

(二) 构词语素为不同类型时

根据语料整理统计,在19个“柔”组词中,有12个词的构词语素为不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可分为“触觉+其他基础感官知觉”和“触觉+非基础感官知觉”两类,其中“触觉+其他基础感官知觉”又有“触觉+视觉”和“触觉+听觉”两个小类。

在构词语素为不同认知语义组合模型的12个词中,触觉与视觉的组合数量最多,有7个,即“柔美、柔媚、柔嫩、柔细、娇柔、纤柔、阴柔”;触觉与听觉的组合有2个,即“柔和、柔婉”;触觉与心理评价的组合有3个,即“柔顺、柔性、优柔”。

1. 触觉感知+视觉感知

触觉和视觉组合时,组合形式有5种,即“触觉-触碰+视觉-维度”、“触觉-触碰+视觉-其他”、“视觉-光线颜色+触觉-触碰”、“视觉-维度+触觉-触碰”和“视觉-其他+触觉-触碰”。这7个词中,都可用于描述视觉感知,其中有5个词可以描述听觉感知,有3个词可以描述触觉感知,没有可用于描述味觉和嗅觉感知的。还可以描述非基础感官知觉中的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各有3个词和1个词。此外,可用于描述的复合类型,除“触觉+视觉”本身外,还有“视觉+心理评价”和“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分别有4个词和1个词。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如:

(14) 在夜晚柔美的灯光下,他们一起漫步,谈论着各自的生活,向往着未来的甜蜜……([触觉-触碰+视觉-其他]→[视觉-光线颜色])

(15) 他的确不能想象,这个眼睛黑黑,身材柔细的姑娘,心里怎能盛着那么沉重的苦难。([触觉-触碰+视觉-维度]→[视觉-维度])

(16) 在千手观音时而柔媚时而活泼的舞姿中,变化多端的造型栩栩如生。([触觉-触碰+视觉-其他]→[视觉-其他])

(17) 我走近那个地方就听到有人说话,先是一个男人的喉音,随后是一个女人娇柔的笑声。([视觉-其他+触觉-触碰]→[听觉])

(18) 面膜就是利用这些乳酸,发挥温和的剥脱作用,每日使用,会使肌肤柔嫩、滋润、细腻。([触觉-触碰+视觉-其他]→[触觉-触碰])

(19) 其散文风格是明亮透彻与深刻凝重的结合,他有小桥流水似的柔美纤秀,也有大江东去般的悲壮雄浑。([触觉-触碰+视觉-其他]→[心理评价])

(20) 老庄崇尚阴柔,孔孟崇尚阳刚,如此而已。([视觉-光线颜色+触觉-触碰]→[抽象概念])

(21) 尽管这一洼洼的浅水,充满了病态的旖旎柔媚,我只觉得俗不可耐,只配作香烟牌子的背景。([触觉-触碰+视觉-其他]→[视觉-其他+心理评价])

(22) 我不太高兴我被一些类似水草般阴柔的东西捆住了，前方的旅途毫无单纯的美感那将是一首走调的田园交响……（[视觉-光线颜色+触觉-触碰]→[心理感知+心理评价]）

例（14）（15）（16）均由“触觉+视觉”域映射到视觉域。例（14）的“柔美”用于形容灯光，属于“视觉-光线颜色”类。例（15）的“柔细”形容身材，属于“视觉-维度”类。例（16）的“柔媚”形容舞姿，属于“视觉-其他”类。例（17）的“娇柔”形容声音，用于描述听觉感受。例（18）的“柔嫩”形容肌肤的触感。例（19）中“柔美”用来形容作品的风格特征，并对其特征进行评价和概括，属于心理评价类。例（20）的“阴柔”指道家思想之精华所在，是一种思想理念的高度概括，所以归为抽象概念类。例（21）（22）均为复合类型。例（21）用“柔媚”修饰池水，也是先见到而后对其赋予主观评价，为“视觉+心理评价”类。例（22）中描述一种心理状态，用具体的“阴柔”描述抽象的心理感受，故此处为“心理感知+心理评价”类。

2. 触觉感知+听觉感知

触觉和听觉组合时，组合形式仅有 1 种，即“触觉-触碰+听觉”。这 2 个词都可描述听觉感知，至于描述基础感官知觉中的触觉、视觉以及非基础感官知觉中的心理感知、心理评价，仅有“柔和”一词。另外，“柔和”也可用于描述多种复合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即“触觉+视觉”、“触觉+味觉”、“视觉+心理评价”、“触觉+心理评价”及“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具体使用情况如下，如：

（23）公白飞的既柔婉又粗放的歌声给了那叠句一种雄伟的气势。（[触觉-触碰+听觉]→[听觉]）

（24）那微风温暖、柔和，但是感觉得到其中仍有挥不去的寒冬气氛。（[触觉-触碰+听觉]→[触觉-皮肤]）

（25）夏季的内衣就最好用松软、柔和、吸水性好的棉布。（[触觉-触碰+听觉]→[触觉-触碰]）

（26）曹雪芹家酒，尤其低度酒，具有冰清玉洁，窖香浓郁，醇甜柔和，低而不淡的典型风格。（[触觉-触碰+听觉]→[触觉-触碰]）

（27）灯亮了，柔和的光线映出了家具的大致轮廓。（[触觉-触碰+听觉]→[视觉-光线颜色]）

（28）我的眼睛扫过他灰白色的脸庞：坚硬的方下巴，厚实的嘴唇曲线柔和……（[触觉-触碰+听觉]→[视觉-其他]）

（29）只有在歌唱生育他的乡村时，我们才感到了他心情柔和的一面。（[触觉-触碰+听觉]→[心理感知]）

（30）伊斯拉营造了一种柔和、空灵而阳光明媚的氛围，同时又显露出些许精美豪华的风情。（[触觉-触碰+听觉]→[心理评价]）

（31）她轻轻地走过去，站在他的身后，俯下身，把他刚刚点燃的烟极柔和地拿掉。（[触觉-触碰+听觉]→[触觉-触碰+视觉-其他]）

（32）每款均有名模着裙装的彩图，其中 50 款附有裁剪图。风格有飘逸柔和的，粗犷稚拙的，典雅端庄的，随意浪漫的等等。（[触觉-触碰+听觉]→[视觉-其他+心理评价]）

(33) 树林里的鸟都欢快地唱着，风轻轻的吹在脸上，柔和得如妈妈的手掌。（[触觉-触碰+听觉]→[触觉-皮肤+心理评价]）

(34) 那马耳像姑娘手腕的皮肤一样细嫩柔和。（[触觉-触碰+听觉]→[触觉-触碰+心理评价]）

(35) 和雍姐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姐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一些。（[触觉-触碰+听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

例（23）的“柔婉”用来形容声音，属于听觉感知域。例（24）“柔和”形容风吹到身体的感受，属于“触觉-皮肤”类，例（25）用于形容棉布的手感质地，属于“触觉-触碰”类。例（26）中的“柔和”用来形容酒，通常指其在口腔中的触感或口感，而不是味道。柔和的酒具有平滑、温和的口感，触觉能够感知酒的质地、液体粘度及口中的刺激感，所以句中的“柔和”也属于触觉感知域。例（27）（28）均为视觉感知域，例（27）形容灯的光线，属于“视觉-光线颜色”类，例（28）形容轮廓线条，属于“视觉-其他”类。例（29）的“柔和”用来形容唱歌时的心情状态，属于心理感知类。例（30）描述了一种情境氛围给人的感受，并加以评价，属于心理评价类。例（31）的“柔和”形容有接触义动作“拿掉”，并且这句的叙述视角为旁观者视角，所以此处的“柔和”为“触觉+视觉”类型。例（32）形容服饰风格的特点，属于“视觉+心理评价”类。例（33）和（34）均为“触觉+心理评价”类。例（33）中，用妈妈手掌柔和的触觉感受来描述风吹拂的感受；例（34）则用常见的手腕皮肤柔和的触觉感受来描述不常见的马耳的触觉感受。例（35）的“柔和”形容态度，指对特定对象或事件的评价和偏好。所以此处应为“心理感知+心理评价”类。

3. 触觉感知+心理评价

触觉和心理评价组合时，组合形式有“触觉-触碰+心理评价”和“心理评价+触觉-触碰”两种。这3个词中，有2个可以描述触觉感知，描述视觉和听觉感知的各有1个，没有描述味觉和嗅觉感知的。用于描述非基础感官知觉中的心理感知和抽象概念的各有1个，3个词均可描述心理评价。此类组合尚未发现用于描述复合认知语义组合模型的情况。具体使用情况如下，如：

(36) 除了这些方法，咱们还可以通过食疗、药疗的方法减少静电，保持柔顺飘逸的头发。（[触觉-触碰+心理评价]→[触觉-触碰]）

(37) 书房还亮着灯，从地下门缝处透出一线柔顺的光。（[触觉-触碰+心理评价]→[视觉-光线颜色]）

(38) 优柔从容的声音，显示出这个人教养良好，彬彬有礼。（[心理评价+触觉-触碰]→[听觉]）

(39) 小米瘦瘦高高的身影若隐若现在白茫茫的雨雾中，有种令人心动的优柔。（[心理评价+触觉-触碰]→[心理感知]）

(40) ……愤怒与诅咒的文学，鞭挞与暴露的文学，柔性美多于刚性美，“软化”的倾向相当严重。（[触觉-触碰+心理评价]→[心理评价]）

(41) 作者几引卜辞、金文及《说文》等若干文献资料，追根溯源，博引慎取，力证“义”字本用为威杀，从而有力证明了与柔性之“仁”相反相成的刚性之“义”，揭示了其对立统一关系。

([触觉-触碰+心理评价]→[抽象概念])

例(36)的“柔顺”用来描述头发的触觉感受,属于触觉感知类。例(37)形容灯光的光线,属于视觉感知类。例(38)的“优柔”用于表达声音柔和、优雅的特点,属于听觉感知类。例(39)中,“优柔”描述了一种充满诗意的内心情感,故此处划为心理感知类。例(40)的“柔性”是对文学作品风格特点的一种评价,所以属于心理评价类。例(41)中则是对仁的概念的概括和阐述,因此,这里的“柔性”划为抽象概念类。

五、结论

根据以上对“柔”组触觉形容词的分析可知,从“柔”组词构词语素本义的搭配情况来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词语中各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二是词语中各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



(一) 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时

在现代汉语中，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的触觉类“柔”组词语，即当源域为触觉感知时，其目标域可为单一类型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也可为复合类型的触觉+视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触觉+心理评价、视觉+心理评价以及听觉+心理评价。如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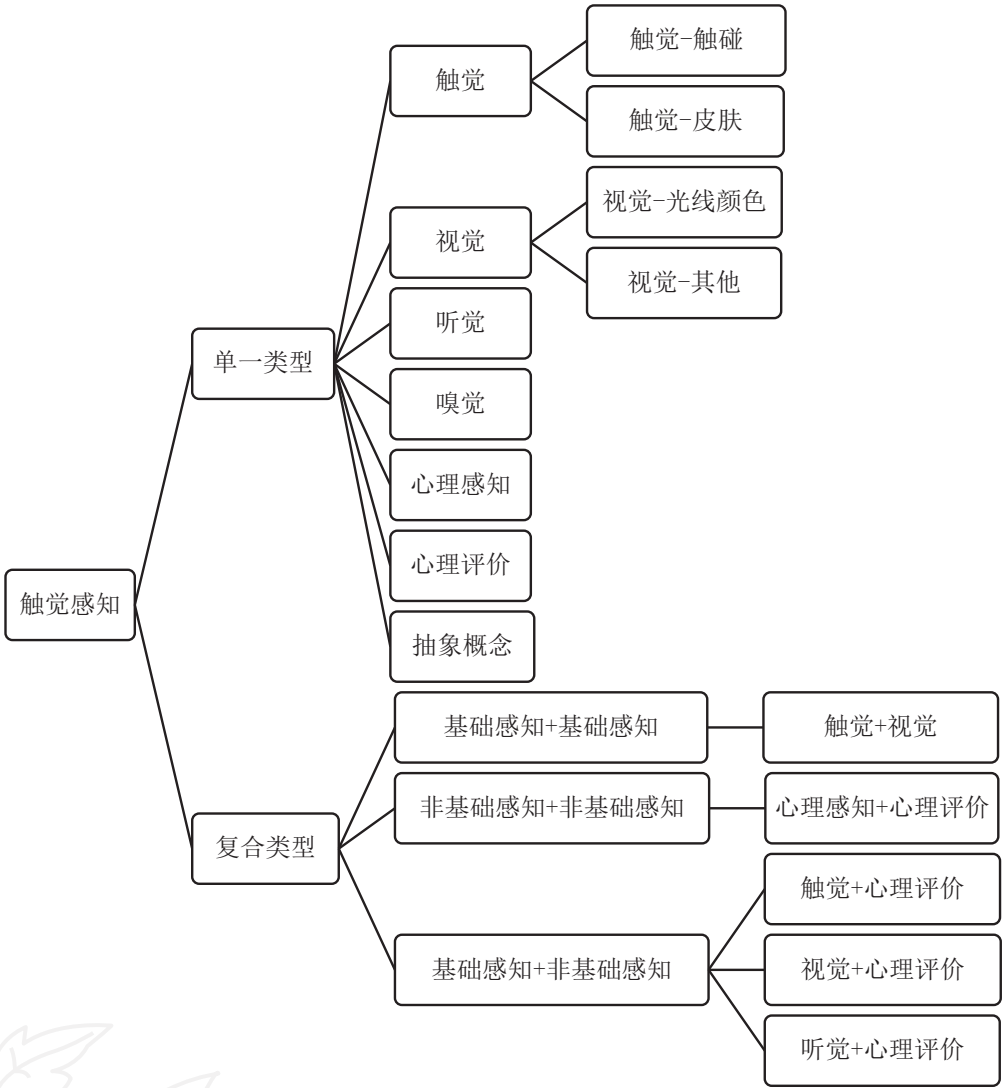


图 1：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的“柔”组词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二) 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时

1. 触觉+视觉

在现代汉语中，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的触觉类“柔”组词语，即当源域为“触觉+视觉”时，

其目标域可为单一类型的触觉、视觉、听觉、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也可为复合类型的心理感知+心理评价以及视觉+心理评价。如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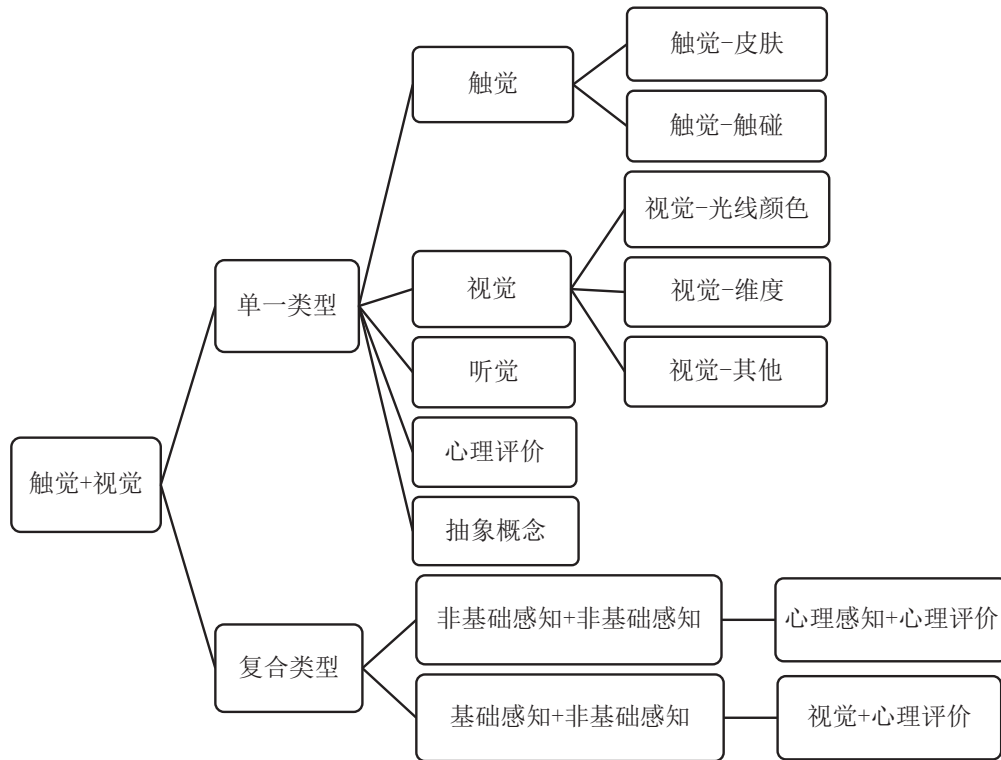


图 2：构词语素本义为“触觉+视觉”的“柔”组词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2. 触觉+听觉

在现代汉语中，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的触觉类“柔”组词语，即当源域为“触觉+听觉”时，其目标域可为单一类型的触觉、视觉、听觉、心理感知和心理评价，也可为复合类型的触觉+视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触觉+心理评价以及视觉+心理评价。如下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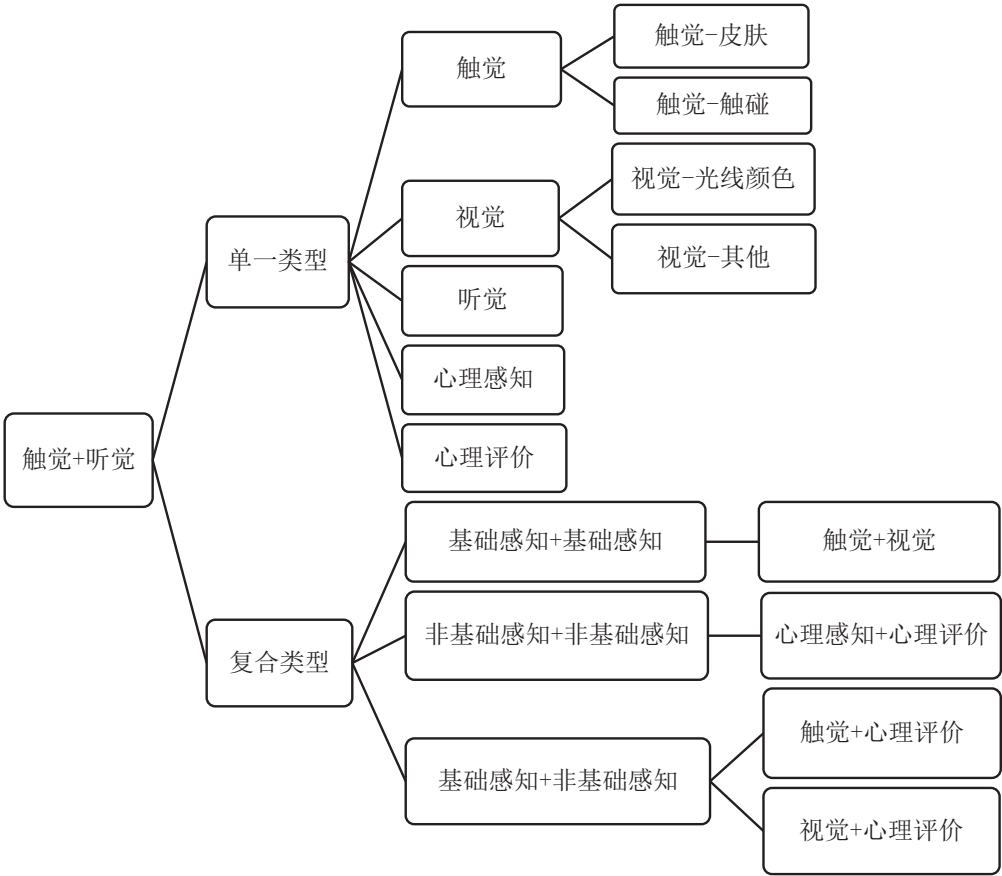


图 3：构词语素本义为“触觉+听觉”的“柔”组词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3. 触觉+心理评价

在现代汉语中，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的触觉类“柔”组词语，即源域为“触觉+心理评价”时，其目标域可为单一类型的触觉、视觉、听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暂无复合类型。如下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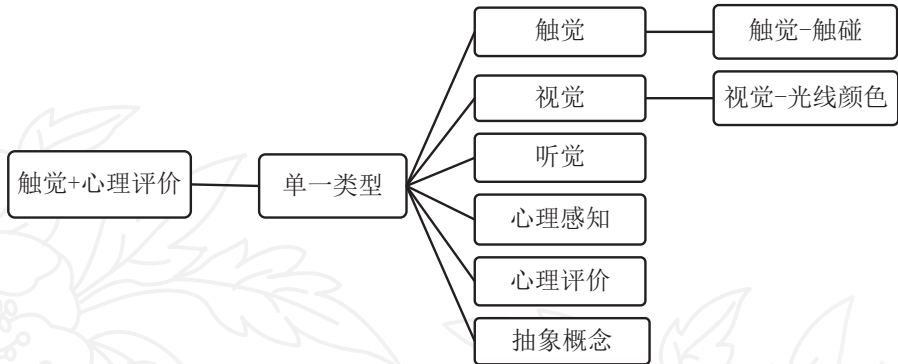


图 4：构词语素本义为“触觉+心理评价”的“柔”组词语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柔”组触觉形容词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形式多样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当其构词语素本义为相同类型时，认知语义组合模型包括单一类型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和抽象概念，以及复合类型的触觉+视觉、心理感知+心理评价、触觉+心理评价、视觉+心理评价和听觉+心理评价。当构词语素本义为不同类型时，其认知语义组合模型涉及到三种情况，即触觉+视觉、触觉+听觉和触觉+心理评价，且“柔”组触觉形容词在这三种情况下均呈现出不同的认知语义组合模型。这不仅突显了触觉感知类形容词在语言表达中的综合性，还揭示了“柔”组触觉形容词的跨感知属性，能够融合不同类型感知构建更为丰富的语义内涵。

参考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苏新春.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 汉语大词典. [Z].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 1992.
- 谷衍奎. 汉字源流字典. [Z].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8.
-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 [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 王安节, 周殿龙. 形容词分类词典. [Z].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
- 詹卫东, 郭锐, 谌贻荣.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CCL 语料库(规模: 7 亿字;时间: 公元前 11 世纪-当代). [Online].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 门玮. 细说形容词“软”及“软”字词语. [J]. 语文学刊, 2005, (01): 39-41.
- 胡孜娴. 语言接触中英汉语素的融合——以类词缀“软”的产生为例. [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8, 35(04): 99-102.
- 郑莉娟. 常用词“柔”“软”历时演变考.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4(05): 61-65.
- 岳秀文. 软/硬三字组的词性地位及“软/硬”的性质. [J]. 黄山学院学报, 2013, 15(06): 77-82.
- 汤卉. 形容词“软硬”在汉语中的隐喻. [J]. 语文学刊, 2014, (18): 26-28.
- 胡孜娴. “软”与“硬”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探析. [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5, (02): 85-88.
- 李梦璐. 反义形容词“软”、“硬”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徐时仪. 软硬反义聚合的词义演变.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5(02): 92-99.
- 彭懿. 英汉触觉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研究. [D].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 文阳. 英汉触觉形容词语义对比研究. [D]. 延边大学, 2013.
- 陆佳莹. 汉英触觉形容词词义扩展途径与机制对比研究. [D]. 上海师范大学, 2019.
- 杨仕章. “通感”与俄语感觉形容词的词义演变. [J]. 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 1998, (2): 82-85.

- 董杨磊. 俄汉触觉形容词对比研究. [D]. 黑龙江大学, 2020.
- 朴贤淑. 汉韩语触觉形容词对比. [D]. 吉林大学, 2008.
- 宋艳花. 汉韩触觉形容词对比. [D]. 延边大学, 2009.
- 赵莹. 韩中触觉形容词对比. [D]. 延边大学, 2016.
- 尚榕. 关于汉日语中共感觉比喻表现的对比研究——以五感形容词为研究对象. [D]. 西南交通大学, 2007.
- 楚焕焕. 关于汉日触觉形容词共感觉比喻现象的对照研究. [D]. 大连海事大学, 2010.
- 张晓琳. 关于中日五感形容词比喻表现的研究——以触觉形容词为中心. [D].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 范氏秋红. 汉越低感词及其教学研究. [D]. 武汉大学, 2017.
- 赵青青, 黄居仁. 现代汉语通感隐喻的映射模型与制约机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8 (1): 44-55.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FU YAO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18/18 Debaratana (Bangna-Trad) Rd., 18k.m. Bangchalong, Bangphli, Samutprakarn, Thailand, 1054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XIAO Y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Character
	Address (地址):
	School of Literal Arts, No. 15, Yucai Road, Qixing District, Guilin City, Guangxi Province, P.R. China, 541004